



南昌文史資料

第五輯

五

輯

紀念八一南昌起義
六十周年
黃榮澤

H54/39

南昌文史资料

(选辑)

第五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江西省南昌市委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南昌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南昌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南昌市十八中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25开本 3.52印张 字数15万

198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

洪出字(87)第62号 定价：每册1.40元

目 录

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会师	赵 铭 (1)
回忆八一起义——一九五〇年八月一日 日记 (摘录)	汪泽楷 (83)
彭漪兰同志的回忆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84)
一个女兵的经历	谭乐华 (86)
追随起义部队进军广东	王鸣皋 (93)
参加八一起义的一位女兵	杨庆兰 (104)
回忆八一南昌起义前后	徐先兆 (107)
八一南昌起义的点滴回忆	舒国藩 (123)
八一起义前后南昌女生的革命活动	周志方 (126)
我所知道关于南昌起义的几件事	赵昌黎 (128)
攻打朱培德指挥部	张应祥 (139)
一九二七年南昌市“四·二”反右斗争后的政治 概况	姚甘霖 (141)
回忆贺龙同志在圣公会的日子	刘平庚 (143)

谈笑凯歌还——记周恩来、朱德、贺龙、陈毅参观

八一起义纪念馆徐 巍 凌家传 (146)

回忆彭泽民参加南昌起义翁会巧 (165)

南昌起义及其前后的朱德同志佳 稼 (168)

八一南昌起义前后的市郊农民运动李国安 (177)

八一起义前后南昌记事 (一九二七年)张 琳 (179)

江西大旅社曾逸凡 (197)

在九江接待站的一点回忆金学成 (82)

八一起义六十周年有感张国基 (103)

一位缝纫工人的回忆万国生 (138)

傅克安的一段回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供稿 (164)

后记编 者 (200)

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会师

赵 榕

南昌起义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受失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起来的。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至今已整整六十周年了，过去的六十周年是很不平静的，是翻天覆地的六十年，是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至全国解放的二十二年，是无数坚贞不屈，为国捐躯的先烈用生命换来的。至解放后的三十多年中，又有许多建国功臣，成了反右以及十年动乱的牺牲品，及至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才算走上真正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回忆过去在大风大浪中渡过的这六十周年所取得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光荣的，是得之不易的。我们今天纪念它，必须高度的重视它，总结它在六十年中的经验教训，不断修正错误，坚持真理，学习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及军事学说，并发扬而光大之。我们要坚决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努力进行四化建设，反对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再现。摆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迎接更好的明天。……

一、“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背景

一八四〇年，帝国主义闯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使中国社会处于分裂和动荡之中。中国人民灾难深重，濒于水深火热的境地。各帝国主义，争先恐后地企图瓜分

中国。孙中山搞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同盟会，于一九一一年掀起了翻天覆地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一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体，成立了中华民国，希望使中国人民摆脱压迫与剥削。但孙中山的革命缺乏实力，搞了四十多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最后，险些把老本搞光。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和中国共产党李大钊、陈独秀的推动下，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修正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组织了国民革命军。一九二六年夏，孙中山去世后的第二年开始北伐，实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当时共产党处于幼年时代，对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被蒋介石所利用。他派以省港罢工的工人为基础组成的共产党人最多、成份最好、组织纪律性最强、革命最勇敢、最坚决的叶挺独立团打先锋，于五月一日由广东肇庆地区出发，一路旗开得胜，沿途攻无不破。攸县一战，给北洋军阀以有力的打击。在独立团出师一个月后，才迟迟的召开了中央临时会议，通过了“北伐案”并派共产党员较多的第四军五个团继续出师。蒋介石却把持着他认为忠于自己的其余各军，按兵不动。

北伐军兵分三路，第一路（即西路）是湘粤前线，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锋，以第四军为骨干，加上二、三、六军，一路浩浩荡荡，攻打汀泗桥、贺胜桥等处，英勇战斗，连战皆捷。九月七日攻占汉口，十月十日占领武昌，直抵长江南岸。

第二路为中路，由蒋介石亲自指挥，进江西，攻南昌，并不顺手。军长王柏龄等被俘，这路军队被打得一败涂地，只是在一路军占领汉口后，调二、三、六军东援，才挽救了中路军灭顶之灾，并打垮了五省联军孙传芳的劲旅，于十一月七日占领南昌。

先后由何应钦、白崇禧指挥的第三路（东路军）所面临的敌人是土无斗志的杂牌军。北伐军进军福建、浙江时并没有付出什么代价。

当北伐大军节节胜利，共产党人在各处流血苦战，北伐胜利在握时，蒋介石却勾结帝国主义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在上海进行

大屠杀，从此蒋介石公开叛变了革命。七月十五日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国民党也公开宣布叛变革命，开始大规模的追捕和屠杀共产党人、革命群众以及进步人士。共产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按反动派的意志行事，停止工农运动，明令武汉工人纠察队将手中枪支缴送给反动派。

二、起义前的酝酿

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从此失败了。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杀绝，他们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南昌起义，就是这种战斗的继续。

中国许多革命者面对当时的这一严重形势，不是悲观失望，而是更为愤怒。广大的共产党员和湘粤赣，尤其武汉地区的工农群众要求武装反抗的呼声越来越高，以共产党军事部长兼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同志，以敏锐的眼光，看透了蒋介石的真实面目，曾几次向中央提出，必须首先清除蒋介石这个祸根，然后再图北伐，对内必先解决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踢开陈独秀对革命的干扰阻挠。

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朱德在邵式平、方志敏办的江西省农民讲习班讲课时提出：“中国大资产阶级，已不是我们国民革命的同盟军，今天他们已经成为屠杀中国革命人民、屠杀共产党员、屠杀工农的反动派了，他们已经叛变革命，向革命开刀了，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拿起武器回击敌人。”

朱德同志对正在赣东执行任务的教育团的干部和学员作政治形势报告时说：“目前敌人已手持钢刀向革命力量打来，我们只有振作精神，鼓足勇气，紧握手中枪对准敌人猛烈反击。”

蔡和森同志是我党积极主张武装暴动的领导者。他说，冯玉祥主张北伐，目标是讨伐张作霖。唐生智主张东征，目的是征服蒋介石，报仇雪恨，他们各有各的算盘，都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能再依附他们不要再为他人作嫁衣裳了，跟在他们后边伐来伐去，依然两

袖清风，一无所得，现在是总结经验的时候了。现在我们必须坚决而自觉的来干我们自己的事，迅速发动群众，找好地盘，扩大武装，准备暴动。他还提出“两湖计划”，提出可以依靠张太雷任湖北省委书记的有利条件，发展以工农为基础的国民党员，扩大农军五万，首先推翻土豪劣绅、军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盘踞的国民政府，并加以彻底改组。另一方面，积极准备湖南暴动，一是谨防唐生智叛变革命的到来，二是打倒“马日事变”的许克祥。

中央与国际代表共同组织了一个“湖南特别委员会”专事指挥湖南暴动事宜。后来国际代表鲁易反悔了。他说：现在我们在湖南的革命力量完全瓦解、暴动已不可能等等为理由，而否决了“湖南暴动”的计划。

这时把持中央大权的陈独秀、鲁易、鲍罗庭已经下定决心，坚持右倾投降主义，已不再考虑武装暴动。

毛泽东也是积极主张武装暴动的。他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就明确发表了暴动的观点。他说，几万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他们的梭标大于旧武装势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式武装力量。他还提出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主张。

陈独秀及鲁易、鲍罗庭一伙的右倾投降主义者，越走越远。但举行武装暴动，以抵抗国民党的血腥镇压，以革命的武装力量，回击反革命的武装是肯定了的。中国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及其进步人士，已忍耐不住，武装暴动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暴动的地点各持一见：向西撤到四川，大家一致否定；有的主张就地暴动，有的主张执行“两湖计划”，还有提出东征、或北伐、或南进的，但没有准确的定论，此其一。第二，我们掌握了哪些部队，可以在暴动时使用，还没有把握。第三，暴动以后，碰到的反革命武装，大概有多少，也没有数。第四，暴动后奋斗的目标，还停留在没收土地和减租减息的两个理论问题上，是否可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和开辟革命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没有定论。

三、南昌起义计划初定

七月初旬，国际顾问鲍罗庭提议，陈独秀、谭平山赴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张国焘组成五人临时政治局兼常委。不日传鲁易、鲍罗庭均调往莫斯科。若鲁易、鲍罗庭调走，陈独秀不在武汉，由此，右倾投降主义宣告结束。武装斗争得以成为我党的基本路线。七月十三日，我党发布了檄文式宣言，七月十八日在武昌壕楼巷二号，湖北省委所在地进行了一次盛大的活动份子会，讨论了当前的军事政治形势，决定了（一）武装暴动，（二）使用叶、贺部队，（三）决定地点在南昌。

七月十九日，五人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南昌起义作了粗略的布置。会议研究了在起义中可以使用的武装力量，包括：第十一军叶挺掌握的第二十四师，第四军的第十师和叶挺独立团扩编的第二十五师，第二十军由贺龙掌握的三个师，武汉政治军事学校约一个团，湖北警卫团一个团，南昌方面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一个营，南昌公安局两个队、人枪共四百余。

敌军武装力量及分布：敌驻南昌五路军指挥部所辖部队，包括敌五路军指挥部一个警卫团，敌三军两个团，敌九军两个团，敌六军一个团，敌卫戍区一个大队。敌第三、六、九军的分布如下：三军军部驻吉安，六军军部驻高安，九军军部驻九江。

江西以外可以增援南昌的敌军，近的天，远的五天可以到达。

起义前决定，为保证起义成功，起义的作战方针和战术原则：决定采用速战速决的闪击战，结束战斗越快越好，最迟不宜超过两天，以免敌人援军赶到，使我陷于被动。

我党在南昌举行起义，虽较其他地点敌兵较少，敌力较弱，但利弊各半。

南昌城防远的不讲，近五年内，北洋军阀方本仁督赣时，一再加修。五省联军的邓如琢督赣时又给予增修。所以蒋介石率领北伐军中路军攻打南昌时，损兵折将，失败得很惨。五路军接管后，亦加以增修，使南昌成为难攻易守的金城汤池，这就增加了起义军的困难。

但城内六、七个团，大都各行其是，缺乏严密的统一指挥。当时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还在庐山避暑，城防交由参谋长黄实全权指挥。而黄实又兼任省政府财政厅长，终日忙得不可开交，很少顾及城防之事，就是他直接掌握的一个警卫团，也很少过问。其他五个团分属三个军、三个师，其军长、师长又均不在南昌，紧急时必然缺乏统一的指挥与配合。敌人的这些弱点正是我们可以利用之处。

第二十军以东征讨蒋名义于七月二十七日起陆续到达南昌。接着第十一军、第四军也先后继续开进南昌，准备七月三十一日凌晨举行起义。

我党以朱德同志为起义的先行，于七月十九日晚受领尖兵任务后即离开武汉，二十一日进到南昌，做起义的有关准备工作。此时有人怀疑朱德同志，是否能完成此艰巨的尖兵任务。周恩来同志解释说，朱德同志是我党擅长军事的人材，我完全了解他。他还没有入党前，曾是同盟会会员，在护国军中屡立战功。后到德国学军事，加入共产党后，积极参加德共活动，两次被捕，后被驱逐，乃赴苏联军事学院深造。他军事学术造诣很高、政治嗅觉很灵敏，他对敌人的战术思想和战术手段都有精心的研究，他善于捕捉战机，办事果断、勇敢。现在要他先行准备，必能完成起义前的准备任务。

四、朱德同志为起义作准备

朱德同志奉命于七月十九日乘轮船离开武汉，二十日经过九江，二十一日乘南浔路火车到达南昌。

在离开武汉的途中，朱德反复考虑到南昌后如何进行很好隐蔽，顺利执行尖兵任务。他想南昌有五个团的团长，均可为我掩护。但这五个团长中，以指挥部警卫团长李正中为可靠。因他是南昌最高军事机关的警卫团，能得到他的掩护就可以减少他人的怀疑。

朱德到达南昌就直接到五路军指挥部警卫团李正中团长的公馆里。李团长见到这位不速之客突然到来，很惊异的问道：“玉阶兄，今天什么风把您吹回来，前些日子到什么地方去了？此次复返南昌不知有何贵干？”

朱德同志很自然地答道：“我虽是离开南昌，但没有走出江西地盘一步，一直在九江铸九（即金汉鼎）那里住着。承他盛情招待，过得真舒服，还登上牯岭看了看庐山真面目。”

“老兄和总指挥（指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也在山上幸会了？”

“当然，当然，总指挥怕我发生误会，见面就作种种解释，并要我过些时候仍回南昌做事。”朱德同志泰然自若地回答着。

“老兄离开南昌暂避风声，是总指挥委曲求全的意思，老兄大概能谅解的。”李团长听了信以为真，便很快的从怀疑转为同情。

“总指挥的心意我是完全理解的，不过上月我离开南昌的时候，也有些不够朋友的人，他们见势而趋，失势而远，更有甚者，诬陷邀功，卖友求荣。古人说‘广交天下士，知心能几人’，这话真是一点不错。”朱德同志有意激他，看他态度如何。

“老兄不必过虑，我李某虽然不是义士豪杰，但也决非负义之辈，你若不信，我可对天盟誓……”李团长恐朱德同志怀疑他会出卖朋友，连忙再三表白。

“你我至交，何必言誓。我这次回来也无非是因为南昌人地两熟，诸事能有个照应。不过去留，也要看看各方面的情况再作决定。”

李团长一听朱德同志或去或留还没有最后决定，便说：“老兄

的差事没有定之前，就住在舍下，我完全可以担保你不冒任何风险，若有个三长两短，我不仅对不起你，也无法向总指挥交待。”

“老弟盛情难却，实在感激得很，不过长住这里打扰你，我心里也过意不去，况且你公事繁忙，迎来送往，彼此多有不便，还是烦你替我另找个住所，这样我的家眷也可以很快接来。”李团长听了，觉得也有道理，就说：“老兄既然有此打算，只好听便，房子没有问题，你以前住过的花园角二号大概还闲着。”他回头吩咐护兵说：你马上去看看，叫房东不要租给别人。”第二天，朱德同志就搬到花园角住了下来。

在朱德同志到达南昌的当天，即与江西省委同志秘密接头，此时中共江西省委在南昌松柏巷召开“中共江西省全省代表大会”，大会推选罗亦农为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宛希先负责宣传工作，吴振鹏负责青年工作，许全珍负责妇女工作。大会还分析了全省的形势，听取了代表们对各县工农运动情况的汇报。

朱德同志住下后，就立即和中共省委取得联系，向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罗亦农、陈潭秋、宛希先等同志传达中央的决定，并和他们一起发动各人民团体，成立“南昌市民欢迎铁军大会筹备处”，积极筹设招待站、运输队等。与此同时，朱德同志为即将到达的铁军安排了一个适宜行动的驻地。几天来，他肩负党的重托，紧张地开展活动，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他一方面要与地方党的同志密切联系，共商大事；另一方面还要和敌方上层人士，特别是国民党南昌驻军的高级军官广为交往，通过各种方式，加紧对他们进行争取工作；同时在交往中密切注视敌人的动态，精心研究敌人的战术思想和战术手段，了解敌军人员、武器、装备以及城防部署，火力配备等情况。每天深夜归来，他就伏案挥笔，绘图标记。为了起义的胜利，他不辞辛劳，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工作着。

七月二十七日，周恩来从九江来到南昌花园角二号朱德同志寓所。朱德同志见到周恩来同志，真是高兴之极。虽然这两位战友从武汉分手只一个星期，但此时此刻又在南昌见面，意义非同寻常。

它意味着一次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即将发生，因此两个人的心情都十分激动。这时朱德同志亲自接过周恩来同志的黑色皮包，递上一把纸扇，一杯茶水，还没等周恩来同志喝完水，便急忙汇报自己到南昌以后的工作情况，并把事先买好的几张南昌市街道图和自己绘制的一张敌军分布和起义军进攻路线等草图铺到桌上。周恩来同志看到草图上详细标明敌军的番号和火力点的配备情况，以及起义军进攻的方向和道路示意图，心中着实满意。

朱德同志继续汇报说：“南昌城内现有第三军的两个团（二十三、二十四团），第九军的两个团（七十三、七十四团），第五路军总指挥部的一个警卫团，第六军的五十七团以及其它一些警卫部队，共约一万多人，武器装备都还不错。我在南昌办的这个军官教育团，第一、二营学员已提前毕业分配了工作，现在只剩下一个第三营，江西农民协会所掌握的农民自卫军一个大队，约二百多人，四月间我任公安局长时发给他们一百支较好的枪，连同我在公安局内教育争取的公安人员、消防队员约四、五百人，人数虽不多，武器也不算强，但他们对南昌的每条街道都很熟悉，每一建筑物的情况也很了解，可作较好的向导，在起义时他们都可望成为一支可靠的力量。”

周恩来同志边看地图边听朱德同志的汇报，连连点头，赞许道：“你的心血没有白费，你为党做了一件大好事，南昌起义的战斗时间，必然会大大缩短，人员的伤亡情况必然会大大减少，起义任务不仅能很好完成且能迟滞各方敌兵的增援。你说到的这些情况，为制定起义作战方案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朱德同志说：“目前争取敌军上层工作进展不大，这些人长期追随军阀，多是趋炎附势追逐名利之徒，虽然也有些人对当前时势颇多感慨，但你若当真跟他谈起革命二字，则实在对不起，还是升官发财要紧。”

“这也不足为奇，他们的总指挥朱培德不也是一样的吗？对他们绝不能抱有任何幻想，但对他们下边的将领，我们则要耐心争

取。”周恩来同志拿过一条湿毛巾擦去脸上的汗珠，摇着纸扇兴奋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武汉政府发表唐生智为江左总指挥，张发奎为江右总指挥，这给我党完成南昌起义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在张发奎指挥的队伍中，完全为我党所掌握的武装力量，有叶挺所在的第十一军，贺龙第二十军；还有武汉国民政府卢德铭警卫团、武汉军校部分同志以及周士第所在的第二十五师等，亦可望在起义前赶到南昌，更重要的是你在南昌近日所做的艰巨工作对起义是很有力的。这次我们兵力多于敌人一倍以上，他们虽有部队驻防赣东赣南等地，但也来不及增援，所以说我们这次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正如中央所估计的那样，完全可以稳操胜券。

吃罢午饭，朱德同志仍按原计划出去赴约，周恩来同志则在屋里埋头起草文件。

当天下午，贺、叶两部相继到达南昌，随后刘伯承、恽代英、彭湃、吴玉章、林祖涵、徐特立等领导同志也陆续云集这座古城。大街小巷，人们放鞭炮、贴标语、呼口号，热烈欢迎铁军进驻南昌，全市一派节日景象。当天晚上，周恩来同志不顾连日奔波的疲劳，在江西大旅社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在江西大旅社组成中共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并决定七月三十日晚举行南昌起义。

朱德同志返回南昌后，即示意教育团第三营营长万黑浪带着三营连续打了两次野外，熟悉南昌市的主要街道和地形、地物。又连着几夜搞紧急集合，演习传口令，识别记号和夜间联络动作等，为起义的胜利作了充分的准备。

这几天，朱德同志争取敌军上层人士的工作更加繁忙，每天不是请客就是回访，和这帮人打得“十分火热”。在朱德同志的劝导下，虽然有些敌军将领有所动摇，但疑虑重重，踌躇不前，因此前委决定，七月三十一日由朱德同志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当天上午，朱德同志去南昌著名饭店嘉宾楼定下两桌酒席，并派勤务兵在敌军几个团长家里下请贴。下午五点多钟，除了因病因事未来赴宴

的几个团长，副团长外，前来赴宴的有警卫团团团长李正中，七十四团团长王玉和、二十三团团长卢泽明，二十四团团长肖大胡子，副团长蒋汝光，还有二位闲差（原朱培德的幕僚），先后来到酒馆。客人无不尽兴狂饮，席间杯觥交错，很是热闹。待到酒足饭饱，已是掌灯时分，朱德同志见客人余兴未消，便乘机提议：“如今，天气这样热，睡也睡不着，不如找个僻静之所，打打麻将，诸公以为如何？”众人连连称妙。他们雇了几辆黄包车鱼贯而行，穿过大街小巷，来到大士院三十二号。几个团长解扣宽衣，互相推让入局，有的去抽大烟，朱德同志坐陪观战。不一会，朱德同志掏出一叠钞票，叫自己护兵陈玉昆领着跟敌团长来的几个护兵去喝酒寻乐，屋里只留下小刘听候呼唤。约莫三更时分，四圈牌将要打完，主人正准备端上夜宵，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只见二十四团副官慌慌张张闯进门来，气喘喘地向肖大胡子报告：“今晚九点指挥部紧急通知，说是贺龙部队一个姓赵的副营长前来密报，明晨四点共产党要暴动，叫各团立即采取应急措施，严加防范。”团长们又惊又急，肖大胡子向副官大发雷霆：“混帐东西，为什么不早来报告。”副官委屈地小声申辩道：“我从九点就出来，跑遍了全城，要不是刚才在前边酒馆里碰到几个护兵，谁能知道团长躲到这里来寻欢作乐？”朱德同志一看大家起身要走，便站起来高声从容地说：“大家镇静一点，谣传未必可信，再说各位老弟都是从大风大浪里闯过来的，何必为此惊慌失措？天塌下来有一颗脑袋顶着，来来来！还是各就各位，打完这四圈，尽欢方散。”卢泽明懊丧地说：“玉阶兄，你现在是无事一身轻，我们自然比不了你，今夜万一出事，将来上头怪罪下来，我们可是担当不起呀！”说罢，大家匆匆穿衣走出大门，各自赶回自己的营房。这时已将近零点，朱德同志立即赶到总指挥部。

本来在前委会上已决定于七月三十日晚上举行起义，但由于受到机会主义分子张国焘的干扰，起义时间改为八月一日拂晓（四时）举行。在起义前，又发现贺龙部下一个姓赵的副营长叛变，他跑到

敌人的总指挥部去告密。这样，前委又把原定的时间提前二小时。

五、八一枪声，对准反动派

八月一日凌晨二时，振奋人心的战斗打响了，起义军战士奋勇地向敌人发起进攻。霎时间全南昌城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以及战士们的喊杀声响彻云霄。这次起义打得十分顺利，仅三个多小时就解决了战斗。东方现出曙光时，起义军的鲜艳红旗高高地飘扬在起义军总指挥部——江西大旅社屋顶上。市民们放爆竹，耍龙灯，舞狮子，狂欢高呼，集合游行，日以继夜的热烈庆祝南昌起义的伟大胜利。

当天下午，军委总结起义战斗经验时，周恩来同志说：“这座古老的重要城市，城防工事屡经修筑，朱培德曾吹嘘，‘铜墙铁壁铜碉堡’的南昌，任何军队也难攻破。现我们从战斗打响到全部战斗结束，不上四个小时，就是最激烈的各处巷战，总起来也没有超过一个钟头，真是迅速惊人，究其原因：一是贺、叶用兵有方，指挥得力。二是指战员对起义有着强烈的要求，坚定的信心和很大的决心。第三点也是更重要和更主要的一点，就是朱德同志在这次起义前，做了细致的且是大量的准备工作，所以贺、叶在指挥上有了可靠的保证。……”

贺龙同志说：“我们攻取章江门内五路军指挥部门前的那座坚固碉堡时，敌人利用优势地形地物和机枪封锁住波楼的那条必经之路，使我军无法进展，后按朱德同志拟定的军事行动兰图行事，结果伤亡不大很快就拿下了。……”

叶挺同志说：“我们按照朱德同志绘制的地图布置，贡院背后之敌，想从民德路溃逃，被我在水观音亭的部队炮火封锁而无法逃走，进攻松柏巷的坚固工事，也按朱德同志的地图路线进攻，我既不费时也不费事，就很快解决了战斗。……”

刘伯承同志说：“在固若金汤的南昌，在敌人长期占据的各个